我在毕业典礼现场能感受到热烈的气氛，老师们同学们家长们愿意让我作为教师代表在今天的毕业典礼上讲几句寄语，我就想大学毕业是人生一个重要的节点，给同学们寄语什么呢？正好前几天一位在外校任教的北大毕业的学生来找我，说他想给学生讲一讲廖山涛先生，问我有没有关于廖先生的材料？

我下面会讲一下他的故事，廖先生的故事，其实给我们很重要的人生感悟。廖山涛先生是数院的老教授，上世纪50年代在陈省身先生指导下，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56年回国后一直在北大工作，直到1997年去世。他50年代末敏锐地察觉到微分动力系统的兴起，是这个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也是后来几十年中这个领域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主要研究工作是在文革中完成的。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在几乎所有人都放弃了纯数学研究的时候，廖山涛先生一个人默默的坚持。他的一系列文章是文革结束后，在副刊的数学学报北大学报上密集地发表。他的那些文章分量很重。在微分动力系统，当时的核心问题叫稳定性猜测。在这个问题上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也就是在整个领域处于领先的地位，这个问题是整个领域的核心问题，这是有根据的。一个主要的教科书叫《Global stability》，书里面就有这么一句话，说”The special problem is really special”，发现在这个问题上它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比如1982年在Annals上的一篇长文被认为是稳定性猜测在当时的最高成就，但它的结果却是廖先生在前一年，也就是1981年在北大学报上的中文文章的一个特殊情形。这些情况是后来才渐渐被世人了解的，它的一些独特的方法也渐渐被国外同行所学习。关于廖先生的这些历史佳话，系里的老教师差不多都知道。那天我也是这样给这位外校的老师说，但说着说着就想到廖先生是97年去世，距今20多年了，后来发生了许多新的情况，像985双一流大幅提高待遇，千人青千，高楼大厦研究中心，所有这些廖先生都没有看到，但似乎他在所有这些高速发展面前都不显得落伍，他的故事依然令我们仰视。这是怎么回事呢？记得有个闷热的夏天，曾看见廖先生在图书馆里查math ability？？人们可能不太记得，math ability？？是那种像半张报纸，很大大半个旧报纸的一半。那么大的开本，一寸来厚，密密麻麻的小字，放在图书馆角落里的一个特制的小牌子上搬不动，需要站着翻查。现在人们早就不用，现在从网上查math ability？？只需要鼠标一个点击。但70多岁的行动有些迟缓的廖先生在图书馆里站着弯腰翻查的情景，不仅不落伍，难道不是更令我们肃然起敬吗？

今天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同学们完成学业，即将告别母校，意气风发，开始新的工作和生活。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每个老师都会有祝福的话语，关切的话语，叮嘱的话语，感触的话语要对同学讲，我就索性问自己，自己感触最深的是什么就讲什么。我就想到廖山涛先生那种坚韧不拔，坚定不移的精神。社会毕竟不像校园这样单纯，会遇到一些不可预见的烦恼和困难。如果要给同学们一个简短的记忆，这种在困难面前坚韧不拔坚定不移的精神，不是对我们一生特别重要的吗，谢谢！